

散文

谒庄子墓

■翟国胜

周末正值五九天，路边的柳树隐隐约约刚有一点青意。我和一位朋友一道顶着凛冽的寒风，从黄泛区农场场部骑自行车沿西漯公路向西，前往十多里外的西华县西夏镇庄铺村拜谒庄子墓。

庄铺原叫“庄子铺”，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慢慢简化为“庄铺”，位居西漯公路的南边，远远望去，好大一片，是一个不小的村庄。因为时间较紧，我们没有进村，而是在公路上四处张望，寻找此行的目标——庄子墓。只见在村子的东北处南距西漯公路约二百米的地方，有一座大坟，四周则是麦田。我想，这很可能就是庄子墓啦，因为一般人家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坟。在公路旁边的一个商店里一问，果不其然，就是庄子墓，我们十分高兴。但当再询问有关庄子墓的情况时，遗憾的是里面的几个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我们推车下路，走到大墓边。大墓约有两米高，占地约二百平方米。墓上有干枯的野草，四周有玉米秸秆点燃的痕迹。墓四个角有四棵柏树，树龄不会太长，约有三十多年。东北角的一棵已经死去，坟前右侧有一块一米多高的石碑，上书“庄子神道碑”。坟前有两间庙，大门紧锁，从窗户里可看到里面有两个塑像，居中的是庄子，东边立着一个女子，写着白什么，下面的字已经掉了，不好猜测。左侧一小房供奉的是白奶奶。推门进去，只见香火灰烬尚在。我们环顾四周，房屋破破烂烂，坟旁一片狼藉，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。我们围着坟墓拍了几张照片，算是作个纪念。

庄子（约前369—前286），名周，字子休，汉族，宋国（今河南商丘）人，做过宋国

地方漆园吏。庄子是我国先秦（战国）时期伟大的思想家、哲学家和文学家。原系楚国公族，楚庄王后裔，后因乱迁至宋国蒙，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始人。与道家始祖老子并称为“老庄”，他们的哲学思想体系，被思想学术界尊为“老庄哲学”，然文采更胜老子。庄子文字的汪洋恣肆，意象的雄浑飞越，想象的奇特丰富，情致的滋润旷达，给人以超凡脱俗与崇高美妙的感受，在中国的文学史上独树一帜，《庄子》代表了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。鲁迅先生说过：“其文汪洋辟阖，仪态万方，晚周诸子之作，莫能先也。”

庄子为什么会葬在庄铺呢？史料记载，庄子晚年四处游说传播他的哲学思想。相传庄子曾卜卦说“遇‘西’而亡”，庄不信仍游说四方。一日来到西华县西夏亭（今西夏镇），因犯“忌”而病死，就葬在了当地。据我所知，庄子墓现在全国不下五六处，河南民权县有，滑县有，安徽省蒙城县、山东省东明县都有。而西华的这一处究竟有多大可能性，这个不好说，但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，这并非出于狭隘的乡土观念，而是因为，其一，庄子故里虽在民权，但晚年他四处游说传播其思想，而西华距民权又不是太远，他很有可能到过西华。其二，庄子是一个豁达的人，对生死看得很淡，妻子去世，他“鼓盆而歌”，认为，古之真人不悦生也不畏死，没有觉得生命在拥有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喜，也不觉得死亡来临的时候有多么多么可怕，他说真正的君子对生死的态度从来是不刻意的，不追问自己从哪里来，也不担忧自己往哪里去，因为生和死只不过是一个形

态的变化。因此，他不会在意会死在何处。真正到生死大限来临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份微笑的坦然，从这点来看，庄子死于西华而不是死于家乡倒更符合他的性格。其三，史料记载，庄子将死，弟子欲厚葬之，庄子曰：“吾以天地为棺椁，以日月为连璧，星辰为珠玑，万物为赍送。吾葬具岂不备邪？”弟子曰：“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在上为乌鸢食，在下为蝼蚁食，夺彼与此，何其偏也！”从庄子将死与弟子讨论如何葬之这点看，没有其亲属的参与，庄子似乎也不是死于家乡。

返回的路上，我一直在想，庄子作为一个伟大的哲人，对生死尚且都看得非常淡，对于两千多年后他墓地的荒凉一定不会生气的。至于庄子墓何处是真，何处是假，历代史籍文献记载不一，正史、野史、民间传说并存，要想分辨清楚，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这又何妨呢？前人关于诸葛亮躬耕地何属有一副对联：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；名高天下何必分襄阳南阳。庄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，给我们留下了螳臂挡车、朝三暮四、螳螂捕蝉、中规中矩、捉襟见肘、大相径庭、呆若木鸡、庖丁解牛、游刃有余、踌躇满志、白驹过隙、相濡以沫、亦步亦趋、每况愈下等典故和成语，足见其生命力的绵延和作品的优秀。而不同地区出现的庄子墓，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庄子的热爱，是后人为庄子的德行感到骄傲的一种表现。“人从宋后羞名桧，我到坟前愧姓秦”的对联，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想到此，我顿时释然，长吁了一口气，又骑车奋力向前驰去。



面对桃，我肃然起敬

■张明

漫长的囚禁
无名的孤楚
心中的雪花
漫天飞舞
掐一段风埋山里
夜晚变成坚硬的石头
掐一段风埋土里
来年从枝丫上鼓出
掐一段风埋心里
长成一段春天的秘密
因为沉重
所以轻盈
因为倾注
所以空灵
面对桃 我肃然起敬

槐园漫步

■刘军阳

每次总会在不经意间漫步到那熟悉的槐园，又总是会不经意间再次在槐园中留下自己的脚步、身影还有心情。

槐园的面积并不是很大，但却因了有着浓郁的槐林、通幽的曲径、绿绿的草坪而让人留恋陶醉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几缕明亮的光线轻轻透过槐枝槐叶，慢慢地洒在草叶和小路上，轻拂的微风让小草跳跃起来，更让小路上镶嵌的鹅卵石跳跃起来，如同斑驳的音符。

漫步槐园，似乎总能触摸到往昔槐花的清香、清透，淡淡的，醉人、酥心。而槐树茁壮的树干和它躯体上隆起的褶皱，又昭示着历经岁月的沧桑。清晨的槐叶上总会有几滴露珠垂落，缓缓的，轻柔之中又透着晶莹，再加上阳光的折射，更增添了几分娇羞。拂垂的枝头，鸟儿正欢快跳跃，几只，几十只，甚或上百只，有的昂首欢歌，有的翩翩而舞，有的欢闹嬉戏，有的草丛觅食。我分不清鸟的类别，但我却能强烈感受到它们此刻的欢乐，如同翱翔蓝天，或者比翱翔蓝天更多了几分清悠闲适。

走到林中的石凳上坐下，有点凉，也仅仅是有点凉，却有几分清醒，自己只是在这常常驻足的槐园而已。

槐园的旁边是一条白色的长廊，上面攀满了紫罗藤，遒劲但却趋附。长廊的尽头是盛开的月季，娇艳却多了几分媚俗。

几片槐叶飘落，握入掌心，那种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沧桑顿时让心灵一颤，心中的敬重又多了一层。

不远处，几个孩童正在槐园的草地上玩耍，那笑声，清脆、欢快。突然感觉自己同时看到了两个世界，一个是敬重着的沧桑，一个是留恋着的金色童年。

一滴露珠飘落在眼睑上，起身顺着林中小路，感受着脚下鹅卵石的摩擦，慢慢前行，渐渐的一切都近了，一切又都越来越远……

闲话枣山

■孙青瑜



插上红枣，就成了一个精致的枣花馍。枣花馍的花样有五瓣、四瓣、三瓣。

而枣山不这样做。

枣山不需要圆蒸馍，却需要搓面条。从发面的大箔箩里拽一把面，放在面案上，搓出指头粗细的长条，对折，再反折，随后用筷子从中间一夹，一个花朵就成了，随后，再嵌上大红枣；做多大的枣山，就做多少花瓣，随后将这些五瓣、四瓣、三瓣的枣花层层相连，堆出山形，下面再做一个形同盆景的底座，小心翼翼地捧到蒸

笼里，烧上二十分钟的火，浓浓的年味就开始顺着笼眼朝外喷了。只是枣山蒸好后，人不能吃，要摆在堂屋的方桌上供近一个月的神仙和祖先，直到过了正月，神仙和祖先够了，人才可以拿下来吃。

过去穷，红枣又贵，每年蒸年馍时，母亲只蒸一个枣山供祭神祭祖之用。可小孩子都喜欢吃花馍，看着蒸好的花馍不得吃，就馋，可馋也不能和神仙祖先们争嘴，否则就是大不敬，所以只能等。只记得那时候，我每年都盼着赶快过年，待过了年，过了正月十五，就可以吃花馍了。只是枣山经过一个月的风干，往往形同石头，上锅烟半个小时，牙口不好的人咬上一口，会有掉牙之险。小时候因为牙口好，我最喜欢吃干枣山，筋道有味，从枣山上掰下半个花朵，嚼了，吃了，两腮生疼，极具挑战性。

只是这些年，经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，传统节日淡了，中国的神仙和祖宗们也越发受到冷落。很多家庭连年馍都不蒸了，逢到年根，皆是到馍铺里买一兜现成的年馍了事。细细一算，我已经二十多年没见过枣山了。又一茬人长大了。前天我和嫂嫂忆起枣山。一旁的侄女，瞪着眼睛问我们：“什么是枣山？”

我和嫂嫂面面相觑，竟无从解释：就是，什么是枣山呢？